

血色湘西之家国大事

■ 李扬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消失的地名·大庸

余平生最为幸者，生于湘西大庸而已。数十年间最为憾者，乃 15 年前大庸更名张家界。公元前 611 年，庸国趁楚国饥荒之灾伐楚，秦国应楚之请出兵灭庸。庸人逃至湘西北，临一大溪而居，名命为“大庸溪”。又有说，湘西人蛮悍，《慈利县志》载：“大庸所崇山外屏，少见天日，又性忍，刺肤血以事神者，千百成群，甚可笑也。”明洪武三年（1370 年）置大庸所，取《大学》、《中庸》之名而名之，以期超越中庸之道治之。为经济发展、旅游唱戏计，蕴含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地名被篡改，大庸一去，中庸尚存乎？此后，逃台国军老兵书“大庸县”以寄家书，家乡何在？悲乎。

芫野尘梦·西藏

“湘西王”陈渠珍有《芫野尘梦》传世。陈渠珍生于湘西凤凰，沈从文曾经的老乡和上司，贺龙曾经的上司和对手。陈乃一儒将，沈从文在其手下当文书，读其藏书乃通人文。而陈在年少时曾投靠清末川边大臣赵尔丰，入藏平叛。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跋涉万里回到湘西。其《芫野尘梦》为康藏陈年旧事中之最有人情味、最有真实性的游记。陈在西藏得一名“西原”的藏女，在其鼓励下率 115 名湘西汉子出藏，度过无人区，历时 200 多天而仅得 11 人生还到西安。奈何西原自高原下来，不能适应内地气候，染天花死于西安。陈氏既葬西原，“入室，觉伊不见。室冷帙空，天胡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此事最见湘西人之真性情，读之令人唏嘘。

卫国·抗倭

湘西处中国腹地，本与日本相隔，奈何倭寇侵华，遂生出与湘西之孽缘。嘉靖 33 年（1554 年），兵部尚书张经等人策划征调湘西永顺、保靖等地的土家族士兵以及广西诸州的壮族狼兵等客军数万人往苏淞会集抗倭。永顺土司彭翼南自统兵 3000，其父致仕宣慰明辅统兵 2000，彭荃臣率兵 8000，其子守忠亦选杀手 3000，俱会于松江。“永（顺）保（靖）土兵”首败倭寇于石塘湾，斩倭首 1900 余级。自明朝御倭以来，以是役为“东南战功第一”。此后，湘西土兵再败倭寇于最后据点沈家庄，全歼倭寇，倭首徐海自杀，王直投降，东南倭乱，乃初告平定也。因土兵出发当日为腊月二十九，于是此后湘西地区盛行提前一天过年（即过赶年）。

倭人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湖南尽失，唯湘西一隅得以保存。余之外公，少年时遇倭寇入侵，乃于民国二十五年投笔从戎，旋于次年入沪外围作战，其部被倭尽灭。被友军收编后在闽浙赣一带坚持抗战数年。三十年，考防化知识，得战区第一名，入 200 师，随戴安澜师部开缅甸同古一带作战。次年败回时全师仅 3000 人生归，而戴师长殉国。外公自是对日寇恨之入骨。

民国三十一年倭寇先头部队仅前进到离大庸 35 公里的溪口镇，遇湘西土兵，未能深入半步。1945 年 5 月 10 日开始的湘西“雪峰山会战”，是我国八年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此役，中国军队转守为攻，毙、俘日军 2 万余人。何应钦称之为抗日战争最大的胜仗。1945 年 8 月 21 日下午 4 时，在湘西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日本陆军正式向中国投降。史称“芷江受降”。由此观之，湘西实为倭寇之天敌。

海防·台湾

湘西地处偏远内陆，在近代却与国家之海防和台湾相互关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1841年9月）英军进攻浙江定海，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部血战，先后阵亡，史称定海三总兵。郑国鸿即是湘西凤凰厅（现在湖南凤凰县）人。是役，郑国鸿坚守城西南要地竹山门，与敌血战六昼夜后殉国。

八国联军侵华时（1900年6月），湘西吉首人、记名提督，大沽口协副将罗荣光率军驻守大沽口炮台。因罗拒交炮台，联军提前发动攻击，激战六小时，三炮台先后失守。罗退至天津，在天津失陷前三天服毒自杀。此为近代卫国战争中牺牲于海防前线的又一湘西名将。

此外，在刘铭传督台湾前，湘西大庸（今张家界）人刘明灯即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受闽浙总督左宗棠推荐，被任为台湾总兵，是台湾地区最高军事首长，时年仅28岁。1867刘负责处理美国商船罗妹（Rover）号与土番纠纷之事件，维护了国权。

近人杨度名言有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而湘西人又为湖南人中之豪杰也。